



同文書庫·廈門文獻系列

第二輯

壹

# 賦月山房尺牘

謝祐·撰



# 賦月山房尺牘

謝祐·撰



同文書庫·廈門文獻系列 第二輯

壹



廈門大學出版社  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國家一級出版社  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赋月山房尺牍/(清)谢祐撰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7.9

(同文书库. 厦门文献系列.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615-6717-3

I. ①赋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0289 号

---

出 版 人 蒋东明  
责任编辑 薛鹏志 章木良  
封面设计 李嘉彬  
技术编辑 朱 楷

---

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 
邮政编码 361008  
总 编 办 0592-2182177 0592-2181406(传真)  
营销中心 0592-2184458 0592-2181365  
网 址 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  
邮 箱 [xmup@xmupress.com](mailto:xmup@xmupress.com)  
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

---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  
印张 14.25  
插页 4  
字数 200 千字  
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 
印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价 160.0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 
微信二维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 
微博二维码

總編：

中共廈門市委宣傳部

廈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

執行編輯：

廈門市社會科學院

『同文書庫·廈門文獻系列』編輯委員會

顧問：

叶重耕

編委：

何瑞福 周旻 洪卜仁 何丙仲 洪峻峰 謝泳 蕭德洪 李楨 李文泰

主編：

何瑞福

副主編：

洪峻峰 李楨

· 謝 祐（國畫 周旻作）



## 前言

《賦月山房尺牘》是清末同安謝祐的個人尺牘專集。存本為撰者手抄稿本，線裝一冊，未刊。計收錄書札一百七十九通，起迄年為清同治甲戌年至光緒癸巳年（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年），分為二卷。卷一，甲戌至癸未年（一八七四至一八八三年），七十四通；卷二，甲申至癸巳年（一八八四至一八九三年），一百〇五通。手札按時間排序，注明干支年。每通尺牘均有題目，多以受書者為題（包括姓名、身份、與作者關係，以及通信性質），部分以書札內容為題。卷前有目錄。目錄頁題作「賦月山房尺牘偶存」，正文自署「同安謝祐修畊氏偶存」。鈐有閒章「吟安幾個字」。

這部尺牘遺稿曾由廈門近代名人陳延香（一八八七—一九六〇，又名樹壇，字澄懷，福建同安人）收藏，鈐有收藏印「延香珍藏」。然日久歲長，人事變遷，稿本又為原藏家棄置，幾經輾轉，流落於坊間舊書攤。我幸而見之，是以撿漏而得，拂拭而藏。現收入「同文書庫·廈門文獻系列」第二輯，影印刊行。



謝祐，字修畊，生卒年不詳，主要活動於清末同光年間。福建同安人，是清末閩南著名的篆刻家。民國十八年版《同安縣志》之《人物錄·方技》有傳，傳很簡略：「謝祐，字修畊，小西門外人。精於金石之學，善鐫刻印篆，古氣橫溢，書畫家多重之。」（林學增修，吳錫璜纂：《同安縣志》，卷之三十七《人物錄·方技》，第四頁，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二九年版）此外，無更多生平史料。而他留下的這部尺牘，為了解其生平提供了若干線索。

首先，從《賦月山房尺牘》可知，謝祐以執教私塾為職業，是一位私塾先生。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年二十年間，他的塾師生涯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。

一八八二年之前，謝祐在家鄉同安教鄉塾，頗感不得志。這是其塾師生涯的第一階段。一八七八年，他曾致函托友人引薦學館。信寫道：「愧弟散樗猶昨，浮梗依然。雖有願於畚經，實關懷夫稼硯。由是遙傳尺素，仰仗引援。庶幾借重鼎言，得能棲托，行當感吹噓於靡既，銘肺腑以難忘。聘也有無，幸早遣來鴿使；謀之成否，毋教望斷鴻奴。」（《托邱郁文薦館地》，戊寅）這時，他可能尚未設帳坐館，正在尋覓棲身之所。一八八一年，他在《寄錢子復》（辛巳）中則云：「聞台臺設帳□□家，館穀頗稱豐厚，而主賓亦相得甚歡。視弟之訓蒙鄉塾，束脩薄而責備多，相去奚啻天淵哉。」顯然，這時他已在鄉塾任教，但條件和處境都不如意。他除了向友人表達牢騷之外，甚至有了結束塾師生涯的想法。同年，他在《賀林都尉榮任右廳》（辛巳）中明確表達投筆從戎的意願：「愧弟讀書不達，耕硯頻荒，極思投筆

從戎，不復擁氈講學。如堪錄用，弗辭隨鐙之勞；若荷生成，應切啣環之報。緣相知於有素，敢憑子墨以陳詞；亦屢感夫垂青，爰罄寅丹而布悃。」從後來的情況看，這次從軍之想並未如願，但他還是辭去原來不稱心的教職，另覓館地。

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，謝祐離開家鄉，到臺灣教私塾。這是他塾師生涯的第二階段。尺牘中壬午年（一八八二年）第一封，即言到臺灣旗江教私塾事：「日昨叩違雅範，安抵旗江。視館舍經鋪張妥當，特嫌近市紛囂，難於習靜耳。」（《寄陳白珩》，壬午）謝祐當是一八八二年年初去臺灣。據信中言，此次同渡有鄉友多人。接下的幾通尺牘，都寫了初到他鄉的孤寂和無聊。如：「弟以耕硯頻荒，忍別吾親而遠離；渡臺未久，常懷彼美以難期。風瀟雨晦之餘，誰憐孤寂；月落星稀之際，倍覺無聊。」（《寄錢子復》，壬午）「初來海外，無可與言歡，唯日向江樓寂坐，悶聽風濤捲雨聲耳。」（《復張子庚》，壬午）「作客海東，殊難駐足，依人簷下，只得低頭。」（《寄張煉梅》，壬午）顯然，換了環境，心情卻也未能舒暢。

尺牘中癸未年（一八八三年）第一封又稱：「近日擬渡東瀛」；「備有楹帖及扇衣，仰煩揮灑，俾帶到旗江」（《寄張子庚》）。第二封則寫道：「中和節後，準備東遊。未審輪船之名利士者，此月半間能得渡臺否？」（《寄宗弟玉庭》）近代所謂「東瀛」多指日本，其實在中國古代即以「瀛洲」「東瀛」指稱臺灣。此札所謂「渡東瀛」顯然不是去日本，而是去臺灣。渡臺的日期則定在農曆二月初二中和節之後。而之所以又有「渡臺」之舉，是因為作者從臺灣返鄉過年。其實在癸未年年底，他仍然回家過年。在這一年的最後一札中，他寫道：「作客遐方，輒縈鄉思。矧當歲序將闌，能不愈動我歸輿之念



乎？聞利士輪船，翌日決來渡客，擬凌晨即赴安平，蓋恐登舟不及復為留滯。」（《寄盧志順》）信中言及乘船歸鄉之地「安平」即臺南安平港，為當時臺灣進出主要門戶。

一八八四年年初，謝祐離開旗江到「鼓嶼」，在臺灣換了一處館地。尺牘中甲申年（一八八四年）第一封《寄張子庚》即言到「鼓嶼」新館執教訓蒙。新館地點「鼓嶼」還是在臺灣。多年之後，他在致臺灣朋友的信中抒發別情時寫道：「凡遇春秋勝景，輒思萍寄東瀛時，常得以暢敘幽情為快。何期一賦驪歌，不能再作雲龍之逐，徒令結想於旂山鼓嶼間。」（《復盧潤堂》，己丑）在另一封信中又有「臺之鼓嶼」（《寄宗弟玉庭》，辛卯）之語。剛到「臺之鼓嶼」時，他對新館環境頗為滿意：「比來鼓嶼，視書齋適當山坳，雖僅三椽茆屋，而瀟灑可人，且周圍擁滿鐵珊瑚樹，但覺蒼翠叢生，紅塵隔斷，較去年之近市喧囂者，別饒勝境。訓蒙而外，儘堪靜養。唯脩金約減三十圓銀，恐難敷用耳。」（《寄張子庚》，甲申）環境雖好，但脩金少，只能說是差強人意。

然而，由於時局的影響，謝祐在幾個月後便辭職返鄉。一八八四年，他在致友人信中寫道：「弟以法夷騷擾臺澎等處，避亂旋鄉，適值荊妻病瘧。」（《寄林漢章》，甲申）因避戰亂而歸里，返家後又值妻子病瘧、去世，致使他最終未能重回臺灣。

此後，謝祐在家鄉仍在帶徒授課，是為其塾師生涯的第三階段。從其尺牘可知，直至一八九一年，臺灣友人盧潤堂還將次子從臺灣送到同安謝家，拜於其門下。他在《復盧潤堂》（辛卯）信中稱：「猥以令喆嗣贊興者，遙從海外而遊於門下，何知交之愛我一至於斯乎？」在另一信中則云：「契好盧君，自臺之鼓嶼，遣其仲子來受業於予。」（《寄宗弟玉庭》，辛卯）還有一事可以做佐證：在謝祐遺留的

手稿中，有一冊手抄本《普通新歷史》，這是清末民初流行的一種小學堂教科書，上海普通學書室於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年）九月首次印行。他手抄此書顯然是為了做教材。由此可以推斷，至少直到一九〇一年，他仍然在教書。但沒有史料可以說明，他返鄉後是開設家館，還是仍與渡臺前一樣執教鄉塾，而後來是否又任教於新式學堂。

其次，從《賦月山房尺牘》，可以了解謝祐舉業和家庭的若干情況。

《賦月山房尺牘》透露了謝祐幾次參加科舉考試的情況。一八八一年，他在《復錢子復》（辛巳）中云：「元春二十四日，於文場應試」；「果以負腹見慚，敗兵屢屢，竟無足慰關垂之至意」。元春是舊曆一月的別稱，文場即科舉考場。可見，他在一八八一年元春參加科舉考試，但名落孫山。一八八八年，他在一封信中言及參加府考：「比緣赴試匆匆，不克盡行琢就。俟府考歸來，準為訖事。」（《復外父黃錫和先生》，戊子）府考即府試，是明、清科舉最基本的考試「童試」（童生考試，包括縣試、府試、院試）中的一關，縣試通過方可參加府試，府試通過方可參加院試。由此可知，他此前在一八八一年元春參加的科舉考試，可能是縣試。一八九三年，謝祐致書托人製作一盞可用於風簷的玻璃燈籠，稱「藉應要需於道試時」（《寄惠安王慎修》，癸未）。這表明，他正準備參加道試（清代省下設道，道所舉行的考試稱為道試）；至於後來情況如何，則不得而知。

謝祐尺牘罕言及家庭情況，但寫到了家中的兩次變故。一是妻子於一八八四年中秋病逝，遺下幼小子女。他在致友人信中言：「第入室而淒涼滿目，子女呱呱，又不能不動鼓盤（盆）之痛矣。」（《寄林漢章》，甲申）兩年後，他在《復林西堂》（丙戌）信中感謝林氏撮合婚事，並言及赴廈訂盟之期和議

送聘禮之儀，所說的當是續弦之事。另一次變故是，他在新加坡經商之弟，忽然於一八九一年離家出走，不知所終。為此，他頻頻發信往新加坡，多方探詢其弟出走情況及行蹤（見《寄張綽然》《寄吳金沙》《寄新嘉坡族兄朝陽》《寄檳榔嶼族兄德順》等）。他在信中寫道：「罔知甚事關情，遽泛萍蹤於何處；唯勾逢人寄語，為查浪跡以有方。免教衰老雙親，難舒念慮；旋使弱齡兩侄，得遂瞻依。」（《寄檳榔嶼族兄德順》，辛卯）其弟出走失蹤後，原在一起生活的弟媳和弱齡侄兒無所依靠，只得歸里，返回同安家中。（見《寄劉龍雲》，辛卯）其時，他的父母尚健在。

謝祐在從事謀生職業之外，主要致力於篆刻、治印，在這方面付出大量的精力，頗有聲名。正是由於在金石篆刻方面的成就和聲名，他人選民國《同安縣志》之《人物錄·方技》卷。從《賦月山房尺牘》中保存的他的篆刻活動史料，可以了解他一生的主要業績。謝祐亦擅詩詞、楹聯，從尺牘中抄錄他的若干詩詞、楹聯作品，可以窺見他多方面的藝術才華。

謝祐的著述，除了這部《賦月山房尺牘》，還有兩種遺稿，均為作者手抄稿。一為《賦月山房消閒偶筆》，二冊。第一冊內容為「列星配應」和「干支匯典」，似為作者所編；第二冊內容為文房書畫金石，通冊紅筆圈點，似為作者所撰筆記，應有自己的研究心得。另一為《賦月山房謎稿》，自署「修畊氏戲編」，一冊。謎稿內容包括四書五經謎、詩詞曲文謎等，卷後附招友猜謎小啟四則。從謎稿可知當時廈門、同安猜謎活動頗為興盛，謝祐不但熱衷於此道，而且是個製謎高手。

《賦月山房尺牘》是謝祐二十年間的生平行跡、思想經歷和社會交遊的真實記錄，展示了謝祐這位民間藝術家的生活圈子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也是清末閩南文士生活狀況和藝術交流的一個縮影。在所收錄一百七十九通書札中，受書人計八十一位；另有七通無具體姓名（眾人），七通為代書。由於謝祐的興趣和專長在篆刻治印以及書畫藝術方面，他的交遊以知識界尤其是書畫界為多，受書人亦不乏閩南名士和書畫家，其中如胡偉生、陳小山、李梅生、呂淵甫、吳大經、蘇笑三、張子庚、陳柏芬、謝笏山、陳聯科等，皆一時名流。

胡偉生，即胡承烈，字偉生，福建同安人。清舉人。民國《同安縣志》卷三十一《人物錄·文苑》有傳。傳稱：「文豪宕縱橫，有奇氣。濟甯孫學憲按臨尤賞識之。舉拔萃科，旋領鄉薦。」（《同安縣志》卷之三十一，第一五頁）胡氏係謝祐之師長。尺牘中有《上偉生胡老夫子》（甲戌）一札，稱：「日前侍坐可亭，備聆渠訓，謹書紳志弗誼矣。」《書紳》語本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「子張書諸紳。」邢昺疏：「紳，大帶也。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，意其佩服無忽忘也。」《志弗誼》亦即永記不忘之意。可見，謝祐對其執弟子禮甚恭。

陳小山，即陳青，字君贈，號小山，福建同安人。清諸生。民國《同安縣志》卷三十一《人物錄·文苑》有傳。傳稱：「精於金石之學，以能詩名。又喜書，凡秦漢晉魏以下諸篆隸皆能摹寫畢肖，邑之能書者甚珍貴之。……晚年尤以吟詠自娛。著有《竹泉詩草》。」（《同安縣志》卷之三十一，第一四

頁）謝祐視之為前輩。尺牘中有《上陳小山先生》二封（乙酉、庚寅），均為求其書屏幅。後函贊其篆隸之書：「篆隸之書，前惟呂不翁稱善，今則先生為最得其精。」呂不翁即閩臺近代書法名家呂世宜。又言受其教誨：「比歲頻蒙枉顧，凡金石字當如何臨摹，尚不惜殷殷然以教我。」可見二人非泛泛之交。

李梅生，即李鼎臣（一八三〇—一九一一），字梅生，以字行。福建同安人，移居廈門。在廈設私塾，招收學生授課，以為生計。民國《廈門市志》卷二十五《文苑傳》有傳。傳稱：「精研數理、音韻學。音韻尤所致力……創造一種注音字母，筆劃簡而音韻易通，婦人孺子費數時均可領會。……著有《香奩詩》數卷、《同安竹枝詞百首》及韻學諸書。卒後均散佚。」〔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：《廈門市志（民國）》，方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，第五五五頁〕謝祐視之為前輩，篆印也頗獲其稱許。尺牘中有寄「李梅生先生」三封（壬辰、癸巳、癸巳），其中壬辰年（一八九二年）一札，論篆法兼述為李氏刻印之構思，表達了他對篆刻治印的獨到見解。從此札可知，李氏請篆印章中有刻雕其詩句者，又有「詩偷酒老」四字。據李禧《紫燕金魚室筆記》「李梅生」一則所稱，李氏「能吟耽飲，以李青蓮自命。杖頭懸小葫蘆一，貯酒滿之，行且飲，以為常。」（李禧：《紫燕金魚室筆記》，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，第七二頁）「詩偷酒老」四字或許就是李梅生的自我寫照。

呂淵甫，即呂澂（約一八四六—一九〇八），字淵甫，號默庵，福建廈門人。光緒乙酉拔貢，授州判，請改教諭；光緒癸巳恩科舉人。民國《廈門市志》卷二十四《儒林傳》有傳。傳稱：「澂好治古文詞……主講玉屏、紫陽、滄江各書院。……遊其門者，多以古文名。詩清微淡遠。著有《青筠堂集》。」

書法人歐陽率更之室，人爭寶之。」〔《廈門市志（民國）》，第五三九頁〕謝祐與他平輩論交。尺牘中有《復呂淵甫》（丙子）一封，稱其書法「遒勁有餘，神韻亦風流逼真，若與蘭亭諸貼並觀，當無能分其優劣者」；並求題扇面。從信中可知，呂氏請謝祐為友人篆圖章。

吳大經，字綸堂，福建同安人。民國《廈門市志》卷三十二《藝術傳》有傳。傳稱：「襲雲騎尉，改縣丞，分發浙江，又不赴任。自甘淡泊，顏其齋曰「地瓜廬」。……餘事度曲彈箏，畫山水花鳥，均有獨到處。中年後，喜作梅菊怪石，墨沈淋漓奇詭，蓋自寫其天趣。」〔《廈門市志（民國）》，第六五八頁〕與蘇元（字笑三）、章澥（字漢仙）並稱晚清廈門三畫家。謝祐與他平輩論交。尺牘中三札以其為受書者：《復鷺江吳遊戎大經（字綸堂）》（甲戌）、《復吳綸堂》（丙子）、《賀吳綸堂新春》（丁丑）。前二札展示了兩位藝術家的互動和交流：一方面，謝祐向吳大經求畫並蒙應許，而吳大經則請謝祐為其篆印，可謂篆刻家與畫家的互動；另一方面，謝祐在信中與其談論對古人篆刻的理解，剖析自己治印的不足，進行理論層面的交流。

蘇笑三，即蘇元，字笑三，號夢鹿山樵，別署笑道人，原籍福建海澄，世居廈門。襲騎都尉，歷署廈水提各營廳府，以畫梅受知於彭楚漢軍門。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優貢生，曾官教諭。其畫初學詔安派謝穎蘇，後追李復堂、黃慎，尤精陳畫梅、松、魚、鴈、蘆雁等，兼擅山水花鳥。與吳大經（字綸堂）、章澥（字漢仙）並稱晚清廈門三畫家。民國《廈門市志》卷三十二《藝術傳》有傳。謝祐與他平輩論交。尺牘中有《寄蘇笑三》（丙子）一封，係向其求畫梅花。

張子庚，即張菱，字子庚，號熙堂，又號拱青書室主人，福建同安人。光緒癸巳領鄉薦。居鄉以渾厚



稱，擅詩文與書法，頗有文名，晚年尤耽吟詠，民國《同安縣志》多採錄其詩文。著有《潛庵詩草》二卷。民國《同安縣志》卷三十一《人物錄·文苑》有傳。謝祐與他平輩論交。尺牘中寄他的信有三封（壬午、癸未、甲申），主要寫到臺灣人館教書情況（環境和心情），又向其求字。

陳柏芬，名慶新，號鶴孫，福建同安人。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中副貢，出任清流縣訓導。曾任內閣中書，即謝祐尺牘所稱「中翰」。又其父陳騰鯤（字曉秋，清舉人）亦曾任內閣中書。故福建承宣佈政使司葆重為其父子「中翰第」立匾書「世掌絲綸」。著有《陳柏芬詩草》及《芳園詩文集》二卷。謝祐與他平輩論交。尺牘中有《寄陳中翰柏芬》（戊子）、《寄陳鶴孫》（庚寅）二札，均言陳氏囑雕印章事，兼談篆刻之理。

謝笏山，即謝正，字笏山。福建同安人，謝祐的族兄。民國《同安縣志》卷三十七《人物錄·方技》有傳。傳稱：「業儒，恬利祿，善詩畫，所畫山水博古，為一時名士重，謂其直沈、唐之奧。又精於鐫刻印篆。性耐苦，雖家無儋石，晏如也。」（《同安縣志》卷之三十七，第三頁）尺牘中寄「族兄笏山」者六封（戊子至癸巳年，每年一封），內容有：招飲、催畫、為其家藏銅印釋文、錄呈干支歌等。其中《復族兄笏山》（庚寅）反映了一位畫家貧病交迫而救窮無計的窘況，讀後令人心酸：「昨閱來書，知近日嗟興范甑，且尊軀猶為二豎所凌，思無計能消此苦況，擬售圖畫以救窮。……奈時人絕少嗜好，即有一二涎貪妙畫者，聞及潤筆須錢，無不輟然中止。」「愧弟現亦難圓轉，薄分山廚米八升，沽酒錢三百，少佐晨炊與買藥之需。幸勿觀此戔戔而齒冷也。」由此亦可見，在當時閩南坊間，書畫作品可謂有價無市，並未為民間所重視。

陳聯科，字穆齋，福建廈門人，從軍從政。「性敦誠，有識度，遇事詳審，不避艱虞。隨父鎮黃巖，以戰績得議敘。值甘肅回民起義，隨軍助剿。時總制左宗堂奏設製造局，普甯提軍賴長總其事。請他幫辦，兼理文案，他治理得次序井然。」（廈門市圖書館編：《廈門人物詞典》，鷺江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，第六一頁）謝祐稱其為「司馬」，司馬在明清時期是同知（知府的副職）的雅稱。尺牘中寄給他的信有三封：《寄鷺江陳司馬聯科（字穆齋）》（己丑）、《寄陳穆齋》（庚寅）、《復陳穆齋》（辛卯），所談不出書畫篆刻之範圍。其中《寄陳穆齋》一札曾表達了獲得名家墨寶的喜悅：「邑幕賓秋岩夫子，揮書極有神情，得數行已可藏為墨寶，況相貽至四紙之多，不更勞鱣生以護惜乎？」這位書法極佳的「秋岩夫子」為何許人，已難以稽考。另兩札言陳氏「屬篆各圖章」「擬鐫諸印」之事，從中可知，謝祐對刻印極為認真，都要反復構思、琢磨，方可落筆，力求精品。陳氏兩次囑託篆印均多枚，其中或有他人轉託者。值得一說的是，謝祐應陳司馬所託篆印，曾在近年現身於國內大型書畫文玩拍賣會。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二〇〇七年春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「文房清玩·近現代名家篆刻專場」和海馳翰拍賣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「書畫文玩·第十二屆書畫文玩專場拍賣會」，先後拍賣謝祐刻山東萊石對章「林載陽印」（拍品名中「謝祐」誤為「謝祐修」），其邊款曰：「近耽閒散，久辭刻篆之勞。緣契好陳司馬，盛稱閣下善書，且鮮雕蟲韻事，故屬鐫斯印，頗費苦心，諒君為風雅士，定識刀鋒所至多妙趣。同安謝祐修畊氏作。」林載陽不知何人，而「屬鐫斯印」之「契好陳司馬」，應即是陳穆齋。至於此印章是否便是陳氏在這幾信中所囑託者，已無從稽考。

謝祐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於篆刻、治印。他的篆刻作品流傳下來的很少，除了上述現身拍賣會的山

東萊石對章「林載陽印」以及遺存手稿上的鈐印外，已難得一見。《賦月山房尺牘》的大部分內容與他的篆刻治印有關，或是陳述為人刻印之事，或是表達對金石篆刻的見解，其中還有《與朋儕論古今人印譜》（戊子）、《復林海屏》（壬辰）、《答林都尉問古來篆式》（癸巳）等專論篆刻治印的長篇書札。可以說，這部尺牘不但展示了謝祐以篆印為中心的藝術交流和生活圈子，而且體現了謝祐的篆刻理念和實踐，集中反映了他對金石之學的理论見解和對篆刻實踐的經驗闡釋，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和藝術理論價值。

### 三

尺牘為書信的別稱，原是一種應用文體。但中國傳統尺牘的寫作，一向追求實用性與審美性的統一，而尺牘這種文體在歷史發展中也愈發顯示出它的文學品性。尤其是晚明小品文勃興後，尺牘也小品化，成了小品文學一類。可以說，到了後來，尺牘已具有雙重屬性，既是有實用功能的應用文體，也是有審美功能的文學作品。而從雙重屬性的角度看，謝祐的《賦月山房尺牘》堪稱尺牘佳作。

謝祐的尺牘寫作頗為嚴謹，謀篇佈局、遣詞造句都很講究，而且對尺牘寫作也有自己的見解和要求。在這部尺牘的起始年，即有《與友人論尺牘所宜讀》（甲戌）一札：

昨誦瑤章，以尺牘為書甚夥，難決所從。然書無不可學者，在善於揣摩耳。若《小倉》則筆氣縱橫，文詞曲折，苟非學力深醇，究難辨析。他如《秋水》溫和，《雪鴻》沉鬱，《嚶求集》洵以頓